

民艺的传承——从我国染整工艺的发展说起

黄敏敏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本文以我国传统染整工艺为切入点, 结合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的民艺理念来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博物馆化”, 传承与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传承与发展, 需要整个社会清醒的认识与支持。

关键词: 染整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艺; 传承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我们离土地越来越远了。生活中手工制品的痕迹也越来越少。

媒体的炒作误导了大众的社会价值观, 使近几年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不正常的“全民收藏热”, 唤起的是大众对于通过“捡漏”一夜暴富的羡慕, 而不是对于中国古老手工艺的热情。文物仅仅被当作商品看待, 在“鉴宝”这一类节目中, 被反复强调的是其市场价值。

文物固然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但更珍贵的应该是文物的内涵, 即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与纪念价值。一方好砚是珍贵文物, 但制造一方好砚需要的工艺更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文物, 要“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

2012 年 3 月在上海, 我参观了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的展览, 印象颇深的是, 原研哉被邀请参与景德镇博物馆产业的规划设计。那些被丢弃的匣钵, 因为与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粘连而整个的成为废品, 却在他的构思中变成重要的展品, 因为这体现了手工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也许比结果更重要, 可能有失误, 有瑕疵品, 也可能带来很多的惊喜。

日本的民艺大师柳宗悦说: “手工业工作也可以说是心之作业, 没有比手更加神秘的机器。”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工业化了。所谓“手工”的概念仍然常常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 任何产品贴上“纯手工打造”的标签, 市场价值就可以成倍增加。但真正的传统手工艺, 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很遥远了。

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作为几千年的文明古国, 中国曾经在各种手工生产技术上领先世界, 柳宗悦的《日本手工艺》中, 屡屡提到古代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手工艺在日本如何发展。而现在中国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仅仅靠几个风烛残年的传承人苦苦支撑, 面临失传的危险。

传统手工艺要怎么传承下去? 就从中国古代染整工艺说起吧。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朱砂即硫化汞染色。

《周礼·考工记》“钟氏”一章写道: “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 三月而焯之, 淳而渍之。三入为纁, 五入为赭, 七入为缁。”

这里所记载的染色过程是以茜草或紫草作为红色染料, 以明矾或矾石作媒染剂, 交替媒染。随着媒染次数的增加, 颜色逐渐变深变黑。染三次得到浅红色, 染五次得到深青透红的颜色, 染七次得到黑色。

以矾石染缁的工艺, 不是矾石与被染物上原有染料的简单混合, 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形成

了不同于原先的颜色。这一工艺是后世“植物染料铁媒染法”的先声。

之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植物染料的运用成为我国染色工艺的主流。

在商周时代已有专门的染匠从事织物染色，在周代宫廷手工作坊中设有专职官吏“染人”，“掌染草”等具体管理染色生产。

《诗经·王风》中有“毳衣如赭”和“毳衣如褐”等文字。“毳”是鸟兽的细毛，“赭”即青绿色，“褐”原为红色的玉，这些词句体现了当时毛织物的染色水平已经比较高。

此外《诗经·小雅·采绿》中记载有“终朝采绿”、“终朝采蓝”等诗句，描写的是对染色原料的采集，“绿”和“蓝”都是可以提取染料的植物。

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服饰表明我国在汉代的时候丝绸的染色工艺已经达到了巅峰。

具体的染整工艺，则早有记载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种蓝》中就有从蓝草中提取靛蓝的方法。

唐代至少已经有三种染缬技术普遍流行：即蜡缬、夹缬和绞缬。“夹缬”所染就是“药斑布”。

《图书集成》引明正德年间《姑苏志》的记载：“药斑布亦出嘉定县境及安亭镇，宋嘉泰中有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楼台、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这种印花布，明清之际又名“浇花布”，这种工艺在松江嘉定等地，一直流传到20世纪上半叶。

在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专门的《彰施》整章记载我国古代染整工艺。其中就有关于我国传统天然染料的内容，其中提到诸色，有莲红、桃红、银红，水红、鹅黄、茶褐、大红官绿、豆绿、油绿、天青、葡萄青、丹青、月白、草白、藕褐色等等，美不胜收。

其中关于染大红色的红花饼章节特别翔实有趣：

“其质红花饼一味，用乌梅水煎出，又用碱水澄数次。或稻稿灰代碱，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则鲜甚。染房讨便宜者先染芦木打脚。凡红花最忌沉、麝，袍服与衣香同收，旬月之间，其色即毁。凡红花染帛之后，若欲退转，但浸湿所染帛，以碱水、稻灰水滴上数十点，其红一毫收转，仍还原质。所收之水藏于绿豆粉内，放出染红，半滴不耗。染家以为秘诀，不以告人。”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古时候的布匹，染色工艺复杂。如果想要节省成本，染红色之前可以先用芦木水染成黄色打底，因红花饼兼有红、黄两种色素。染成之后的布料要小心呵护，不能与麝香等香料放在一起，而染好的颜色还可以专门褪去重染，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更可见古人对于物品的爱惜。

除了红色用茜草、红花这样的天然染料，黄色可以从栀子、姜黄、槐花中提取，青色是用蓝草制成的靛蓝，黑色主要从胡桃树、柿子树、栎树等中得到。

时至今日，我国的纺织工业的天然染料发展仍然很有前景。各种天然材料都被应用到染色开发之中。利用植物色素对真丝丝绸进行染色的研究报道很多，如艾蒿、苏木、西红花、茜草、高粱红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荷叶就可以染真丝，在碱性条件下可以提取到更多的荷叶天然染料。荷叶提取液直接染色的丝绸具有较好的耐摩擦色牢度和一定的耐皂洗色牢度，通过媒染可以提高染色真丝绸的耐晒色牢度。

天然染料对皮肤无过敏性和致癌性。可生物降解，绿色环保。有的甚至具有医药治疗作用和保健功效。在天然染料的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染料供应，大规模采摘、砍伐植物会破坏环境。可以采用人工生物培养法，开发植物染料等同体，基地种植法，不过，最值得发展的可能就是废弃物再利用了。废弃的橘子皮、柚子皮、板栗壳、茶叶末、茶叶渣等

都可以用于天然染料。甚至连蚕桑副产品，如桑叶、桑枝、蚕沙、桑椹都可以通过技术处理，提取出环保纺织染料。各种媒染剂的开发也可以大大改善天然染料存在的上染率和色牢度问题。媒染剂中的重金属离子可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但是通过现在的天然活性染料染液开发，这样的问题也能得到改善。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今我国的纺织产业正在进入向高端转型的阶段，新材料新工艺层出不穷。但是这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染整工艺越来越远了。

种种工艺的改进都是产业化市场化所需，无非是希望用传统的材料生产出符合现代审美潮流的物品，打着“传统”“天然”“环保”的旗号，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比如著名的土布“八页综”，立体感很强，有毛毯般厚重的效果，原是江南土布中技术要求最高的一种，如今被做成衣服，经过脱脂后材质就变得光滑了，穿着舒适，价格可以翻十倍。

但是手工艺产品的不可复制性，就此缺失了。传统手工艺本来就不是为了适应机械化批量生产而生。

使用天然的染料和传统的工艺，每匹布染出来的颜色都有些微的差异，正如瓷器的窑变是难以控制的，却反倒产生了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手工艺时代区别于机器时代的特征。这小小的细节令手工产品中蕴含了情意。我记得去参观铜官窑博物馆的时候，有的瓷器被专门翻转过来展示底部，上面有一个个月牙形的指甲印，那是当时工匠倒抠着陶坯蘸釉时留下的。这让我觉得很亲切，这是一千多年前人们生产生活所留下的痕迹，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那些出现在古籍中的色彩，似乎要搭配古法织造的布匹才能体现出韵味。不同的材质与色彩如何协调融合，产生质朴厚重或娇艳妩媚的效果，靠的是几千年来工匠们的经验积累。这种深刻的内涵是现代工业生产用机器把精确控制的颜色印在材料上所不能体现的。

古今技艺的结合为天然染料染织工艺的传承指出一条明路，但是那些纯粹的手工艺是否就要因此而被忘诸脑后呢？

是否真的需要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即使这种传承已经变味了？

古时如管子所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耕织在农业社会是几乎人人必备的生存技艺，所谓“渔樵耕读”，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要被人笑话的。

可是今时今日，我们，或者我们的长辈们，离开了土地来到城市定居，过着“不接地气”的生活。耕织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很遥远了。

工业化社会让一切都变得很简便。在现代文明急速涌进，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古老的手工艺面临着消声匿迹的危险。

柳宗悦在《日本手工艺》中写道：

“那些东西都有着各自的传统，如果失去它们，日本也就失去了日本的特色。历史就好像树根一样，树根衰弱了就不能养育健康的树枝、树叶和花朵，就算能够存活也会变成浮萍一样脆弱的东西。只有拥有深远历史的国家才能具有树立不倒的力量，我们必须珍惜传统，但不是单纯地回归过去，而是让过去活在当今。若是要正确地培育传统，就必须扎实地建设新日本。正是各个地方传统的存在，才会对日本的未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如今清水寺的屋顶上，日本人仍然采取近乎天然的处理方式：在贮备所需要的木料的最开始，就把从每根原木上取下来的树皮另作保存。然后在盖好的屋顶上铺上一层层的厚树皮，等到来年雨季的时候，这些树皮上就会慢慢地长满苔藓以及各种寄生的绿色植被。随着年代的久远就会产生褐绿色屋顶的特殊效果，这是日本古代的木制建筑所特有的处理方式，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工艺一直被严格而完整地传承千年。所以，清水寺就好像从山间长出来一

般。

日本在保护古建筑时，固执地坚持沿袭过去地古老木结构，即使历经无数岁月，工艺也可以一代代被传承下去。中国却早早地用钢筋水泥代替了漂亮的挑梁穿斗，从南到北遍布的是崭新的“古镇”，千篇一律不要紧，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

“须留意极其地方的、乡土的、民间的事物，是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无作为的制品，其中蕴含着真正美的法则。”1916年，柳宗悦开始周游日本全国寻访乡村手工艺，这场旅行历时20年。他说：“实际的物品本来就拥有自己自然而牢固的形状，简洁又健康，那是生活本身固有的力量。”

而作为日本工业设计第一人，柳宗悦之子柳宗理受父亲的影响，实现了东方传统手工艺与西方现代主义思维的优美交融，完成对父亲的回归。日本模式未必适用于我国，但这些根植于传统获得创新与发展的例子非常值得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博物馆化”，手工艺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被使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互相渗透，即柳宗悦所谓“用之美”。

以传统染整工艺为例，与新技术的结合固然是极好的发展方向，但完全手工化的生产技术也可以在社会的支持下得到复原。也许这种坚持是“固执的”，但是越来越多坚持，才能带来传统手工艺的复兴，让中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坚守自己的原则，不是一味被同化，而是把民族传统发扬光大。这样重新构筑起来的文化环境才是健康的、与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道德感相符合的，才可以使民众有安全感，有归属感。

希望我国那些古老的手工艺可以寻找更多的传承人。新一代的传承人劳作不再是为了养家糊口，却同样可以在劳作中获得乐趣，进行创新，然后把这种工艺一代一代发展下去。

这项工作是繁杂的，联系到具体操作的层面具有很多的困难。但我觉得从政府到民众观念的改变应当被放在第一位。各种媒体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宣传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而政府也不应该把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当作政绩来看待。手握一堆假古董高喊“中国十大名楼申遗”的这种新闻实在贻笑大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需要政府长期的投入，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

而媒体一味炒作的“收藏热”实在不必再热了。对传统手工艺更多深入的宣传介绍和人才培养，以及提高对相关博物馆、研究中心的关注度，招聘志愿者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来，才是可行的办法。

参考文献

- [1] 闻人军.考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2] 伏兵.从《诗经》看周代染织【J】.四川丝绸，1999年，
- [3] 沈从文.龙凤艺术【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
- [4] 曹小欧注释.天工开物图说【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 [5] 陈美云，袁德宏，张玉萍.荷叶天然染料的提取及用于真丝绸的染色【J】.丝绸，2012年（07），

- [6] 曹红梅.天然染料产业化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J】.纺织导报, 2011 年 (04) ,
- [7] 柳宗悦.日本手工艺【M】.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01) ,
- [8] 左靖.汉品 01【M】.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年 ,
- [9] 董帅.手上的答案【J】.民艺复兴, 2009 年.

The Inheritance of Folk Art –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yeing Process as a Start

Huang Minmin

(YueLu Academy ,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Yanagi Muneyoshi about folk art, I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Chinese dyeing process as a start. The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developed, instead of ossified protection, which requir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words: Dyeing Proce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lk Art; Inheritance